



龙人作品集·奇门异士系列

正邪天下

龍人 著

叁

龙人著

正邪天下

卷三

奇门异士系列

正邪篇

人物介绍

牧野静风：一位拥有如风气势的少年，为完成师祖志愿，涉足江湖，寻找师门逆徒，不幸却魔缘不断，天下间最高魔道绝学“万法逆天”使其变为昼正夜邪……

牧野笛：一代武祖空灵子幼徒，因无意中失去童身，而无法习成“混沌无元”这种可以自全身数千万个毛孔中排出气劲的至高无上的内家绝学，而深感愧对师门，后将其子牧野静风送至空灵子门下，让其完成师门之愿。

烟雨门主：一位拥有“平天六术”之一“一见倾心”绝世暗器手法的高手。

城伯：霸天城总管，数十年来处心积虑，想谋夺城主之位，借扩展势力为由，想暗中控制刚入城的“霸天十卫”，却遭牧野静风的破坏，使其无奈之下施展出了“平天六术”之一的“裂天刀法”！以致身份暴露。

卓无名：英雄楼楼主，一位剑霸天下，值得正邪两道敬重的真正英雄，然而其却因在数十年前做下一件天地不容之事，自觉愧对天地，故此想将功补过。

阴苍：死谷之主，一位在邪道中崛起的神秘之客，因其身怀一种无人可敌的震世拳法，故此在黑道中创下了不败神话。

旦 乐： “死亡大道”的幕后之主，因其控制的杀手组织遍布天下各种行业之中，故此其势力强大与消息灵通，世间无人能比。

夕 苦： 一位不为人知的邪道高手，他的出现与消失总会给武林带来一场不同寻常的劫难。

空 灵 子： 天地间惟一能将黄帝轩辕所留的“平天六术”绝学的再创之人，可惜其将武学公布天下之时，身遭六徒陷害。

绝 心： 数十年前横扫天下的斩天神魔，无奈自古邪不胜正，被一代大侠谷风设计用“地锁”将其困住数十年，直至巧遇牧野静风，才脱身而出。

日剑蒙悦： 天下七圣之一，身怀绝世剑招，和拥有十大圣器之一的“破日神剑”。

月刀司狐： 日剑之妻，因身怀十大圣器之一的“碎月神刀”，无法与“破日神剑”共存，故此离开日剑。

武帝祖诰： 被天下间视为拥有最高武学之人，可其却因一位神秘女子所著的一部武学经典，而走火入魔，被人所擒。

风尘双子： 两位游戏红尘的绝世高手，被天下人视为七圣之二。

苦心大师： 身怀禅道最高武学之人，身受天下人敬重，因为他可以左右天下所有佛门子弟。

秦 楼： 数十年绝世高手“武帅”之女，因误会怀恨武帝，数十年间竟将一部震惊天下的武学经典“惊心诀”重编，而导致武帝走火入魔。

巫 蚺： 一位身怀万毒的美艳女子，她虽身处邪道，但却为爱而付出一切。

姬 冷：死谷紫衣护卫，被视为天地间最有前途的年轻刀客，对阴苍忠心不二。

孙 密：“霸天十卫”之一，后因霸天城主被灭，对新主范书忠心耿耿，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最终却死于新主之手。

如 霜：烟雨门弟子，在其师死后，因误信霸天城主范书的甜言蜜语，委身于他，落得人宝两失。

水红袖：如霜师妹，一位性格泼辣直爽的绝色少女，因无意中巧遇牧野静风，一颗少女纯真的心从此为其而跳动。

司如水：绝世神医悬壶老人的弟子，其心性仁厚善良，医道高明，被天下正邪二道共视为再世神医。

墨乘风：英雄楼弟子，在英雄楼被灭之后，为完成楼主遗愿，以死设下圈套，引敌入伏，壮志成仁。

戴 可：青城派掌门人，身受卓英雄号召，率众进攻“死亡大道”，却在绝谷之中死于非命。

妖 刀：天下四刀之一，在绝谷之顶因力阻牧野静风而命赴黄泉。

秦月夜：素女门门主，秦楼的掌门弟子，为寻找楼主的亲身女儿，而踏足江湖。

叶飞飞：一位拥有天下十大神器之一“离别钩”的绝色少女，后成为牧野静风的红颜知己。

敏 儿：一位才智双全的绝色少女，自幼在杀手群中成长，被天下人视为“有血有肉的兵器”，而其却出淤泥而不染，在巧遇牧野静风之后，便被其如风般的气质所吸引，在牧野静风变为昼正夜邪之时，用其智慧，悟出“有情剑诀”，帮助他恢复灵智的红颜知己。

石 诛：一位拥有“魔身百变”之人，被称为“无血无肉的杀手”。

眉 儿：霸天城主的女徒，后因霸天城被灭，而沦为范书的情妇。

范 书：“霸天双士”之一，身世不明，天下间最为阴险狡诈之人。在霸天城主死后，夺其位，为提高权势，设下种种阴谋诡计，夺取各种武学奇珍，后又因得到空灵子所创的“刀剑双绝”，武功大增，被世人称为——绝世战魔。

第一章 霸天双士

牧野静风的手头本是没有任何线索，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当初他进入霸天城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借机探访师祖所收的剩下五个逆徒之下落，如今看来，这条路没有走错，冬丑的被发现，就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冬丑为什么要将矛头对准霸天城？是纯粹的黑道上的挤轧，还是别有原因？也许，能解答这个问题的只有逃逸而去的冬丑的两名属下，即伪装成惊艳、惊魂之人了。

如此一想，牧野静风决定暂时不离开霸天城，他要借助霸天城的力量，找到这两个人，然后从他们身上，弄清冬丑与霸天城急战的原因。

△ △ △

△ △ △

△ △ △

丫丫的神色极为不自然，她的眼光几乎不敢与牧野静风正视。

而牧野静风反倒平静得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般。

丫丫忽然“扑通”一声跪于地上，清泪涟涟，泣声道：“婢子该死，请公子……降罪！”

她那娇小的身躯甚至因为紧张、惊恐而轻颤不已！秀发微垂，半遮了一张俏脸。

牧野静风淡淡地道：“那样做是你自己的本意吗？”

丫丫赶紧道：“决非婢子本意，但……但婢子亦是罪不可恕！”

牧野静风道：“你起来吧，我不怪你。”

丫丫惶然道：“婢子骗了公子，公子怎能不怪罪于婢子？”

牧野静风叹了一口气，道：“如果你不如此做，你会有怎样的遭遇？”

丫丫脸色剧变，充满了恐惧与害怕，她颤声道：“婢子不……不知。”话虽如此说，但从她的神色中可以看出如果她不按别人授计对牧野静风下了迷药，她的下场定是颇为可怕的。

牧野静风道：“你是做了一件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何况我还好好地活着，甚至可以说你们在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忙，所以我不怪你。”

他忽然笑了笑，道：“只是以后不要再如此骗我了，我这人总是很容易被骗的。”

丫丫没想到牧野静风竟如此轻易地原谅了她，不由又是惊讶又是感激，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见牧野静风走上前来，似乎是要将自己扶将起来，赶紧自行站起，边拭去脸上的泪水边道：“婢子这就下厨为公子……”

下边的话她突然打住了。

牧野静风立即明白了她在想什么，宽厚地笑了笑，道：“去吧，我也饿了。”

丫丫感激地一笑。

△ △ △

△ △ △

△ △ △

尽管城伯与霸天城主的分道扬镳只是做给冬丑诸人看的，但此役之后，霸天十卫不再轮流为霸天城主值守却也成了事实。

如此一来，霸天十卫更成了一种闲职。

而事实上，霸天十卫如今已只有七卫，在对付冬丑

一役中，冬丑的弟子蒙紫已死，另外还有赵克非、诸葛阵亦已战死。

出人意料的是霸天城主突然宣布晋升牧野静风与范书两人为“霸天双士”，地位自然在霸天十卫之上，原因便是他们在对付冬丑一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牧野静风来说，这种职位的变迁是毫无实际意义的，他更关心的是霸天城主晋升他的用意何在？

无论如何，成了“双士”之后，牧野静风的行动更为自由了，他与范书的地位已仅次于霸天城主与城伯。

自然，一来他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了解他所需要的信息。

但细细一想，谁都会发现这种快得不可思议的晋升之蹊跷所在。牧野静风与范书到霸天城不及一个月，即使再如何的功高，本也不应成为霸天城核心层的人物。

牧野静风曾细细揣摩，却未能明白其中玄机。

丫丫大概是出于一种赎罪的心理，这些日子她对牧野静风照顾得可谓无微不至。

今天早晨牧野静风起得颇早，但即便如此，丫丫也已将燕窝粥熬好了。

看着牧野静风似乎胃口很好，丫丫十分高兴，忍不住道：“小喜教我的熬粥之法果然不错……”

牧野静风随口道：“小喜是谁？”

丫丫笑道：“是伺候与公子你同称‘霸天双士’的范公子之婢女，她说范公子特别喜欢她熬的燕窝粥，一次能吃四大碗呢。”

牧野静风惊讶地放下碗来，诧异地道：“范书看上去并不怎么五大三粗，怎会有如此好的食欲？只怕是小喜她胡诌。”

丫丫道：“我本也不信，可小喜说的确如此，她还说每次总是没见她家公子如何吃，四五碗粥便没影了。”

牧野静风饶有兴趣地听着，心想这范书倒也是个怪人。

想了想，牧野静风道：“小喜她还说了什么？”

丫丫咬了咬嘴唇，然后道：“没了……”忽又道：“小喜说范公子好像特别怕冷，这样的天气他还让小喜为他加了一床厚厚的被褥。”言罢不由笑了。

牧野静风却没有笑，他心想这个范书为何有这些奇怪的举动？

因为心有疑虑，所以牧野静风决定去范书那儿看个究竟，这个与自己一起晋升为“霸天双士”的人一定有不同寻常之处。

在范书那儿牧野静风先见到的是一个微微有些胖的丫环，因为笑容格外的甜，所以她的胖反倒成了一种优点。

无疑，此人定是小喜，牧野静风的到来让小喜有些吃惊。

而范书却是平静得很，当他得到小喜的通报从里边迎将出来时，隔得远远的就对牧野静风一笑，朗声道：

“你来了？”

那语气，倒像他们之间早就约好了在此处见面似的。

小喜敬上香茗。

牧野静风是带着某种目的来的，这反倒使他显得有些拘谨，好在范书是个颇为善解人意的人，尽管他与牧野静风几乎是一样的年轻，但却比牧野静风显得世故成熟得多。他们之间是第一次如此单独相对，但范书总能找到话题，使场面不至于陷入尴尬的沉默之中。

更难得的是范书把一切都做得很自然，没有丝毫故作之感。

但牧野静风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别扭，他们之间所谈论的大多是与他们作为“霸天双士”的身份相符的话题——但他们的这种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别扭”！

范书的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和善的笑意，这使得他本身俱有一种亲切和温和，足以让别人在不知不觉中对产生信任感。

牧野静风对自己的猜疑开始有些怀疑动摇了。而事实上他自己都说不清自己到底在猜疑什么？

当第二道茶喝去一半时，牧野静风在心中打定主意，准备起身告辞。

就在这时，范书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他的手肘抬得有点高，牧野静风无意中发现他的肘部有一小撮白色的棉絮！

牧野静风心中一动，一时转念无数，他立刻将此与范书让小喜添了一床被褥之事联系在一起了！

新添的被褥自然是不会破的，那么除非是拆洗，否则绝不可能把棉絮沾在身上的。

可是从范书的身份地位来看，又怎么可能亲自拆洗被褥呢？

这其中是不是隐藏着什么？

但无论如何，牧野静风觉得自己这一趟没有白来。

△ △ △

△ △ △

△ △ △

月色很淡，天上不时飘过的乌云把地上的一切景物都弄得斑驳朦胧。

牧野静风不期然地走近了范书的屋子，当他发觉自己又靠近了这个白天曾到过的地方时，几乎哑然失笑。

仿佛冥冥之中有股什么力量把他引到了这儿，这种力量，自然包含了好奇之心，但又远远不止好奇那么简单。

霸天城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它的防守极易布置，背倚之三侧几乎不需要任何防守，只需要对正门一带作重点看守即可。同时城中设了四个望塔，远远地高于其他建筑，四塔互为倚角，在望塔上的巡逻人员，城内有任何变故，都能被他们迅速捕捉到。

如此一来，城内值守的人员相对就少了，其实值守的人员少了也有好处，那便是有利于望塔上的人观察城内的情景，否则如果到处都是游戈之人，反倒给了敌人混迹其中的机会。

范书的屋子还亮着灯光。

但就在牧野静风有意地观察着范书的屋子后不久，范书屋中的灯光突然灭了，少顷，只见一个黑色的身影如灵猫般悄无声息地穿窗而出。

牧野静风蓦然一惊，脚下一错，已以快捷无匹的身

法闪入一片阴影之中。

这是一片长势颇为茂盛的夹竹桃。

穿窗而出的黑影伏于墙根，竟一动不动，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他是从窗户中穿掠出来的，准会以为那只是一堆杂物堆放在墙根下。

足足过了一刻多钟，黑色的人影还是以那种奇怪的姿势静止于墙根处！

牧野静风心中暗暗佩服此人的耐性。

忽然，一朵浓厚的乌云飘过，将月色遮了个严严实实。

就在月色隐去的一瞬间，墙根处隐伏的人影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般飞速掠出！

此时的光线极暗，若非牧野静风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此人的身上，加上他的内功修为极其不俗，只怕也难以看清有人在动。

黑色人影的姿势颇为古怪，看上去显得格外的臃肿。

牧野静风大惑不解，从身形来看，此人定不会是范书，但他又是从范书屋内掠出的，到底是何人呢？

牧野静风不假思索地跟在了此人的后面，他的轻功卓绝不凡，此时离黑衣人七八丈之距紧紧跟随，竟不曾

让对方发觉！

疾行了二十几丈后，天上月亮又挣脱了乌云的束缚，就在光线变亮之时，黑衣人立即驻足，身形一晃，已闪入一堆假山之后！

牧野静风反应极快，他从对方的动作中迅速判断出此人的意图，亦准备隐下身来，却发现自己身侧根本没有可以躲藏之处！

路边倒有一片半膝高的草丛，但要隐于其中，就必须卧倒。

没有时间再作更多的考虑，牧野静风身形一变，就如同—根被风吹折了的芦苇般向右侧倒去。

侥幸！倒下之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不敢一下子仆倒在地，以免碰响了杂草，而是先用双手着地，再慢慢地压下身子。

然后他便发觉如此一来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他无法观察到黑衣人的动静！仆在地上，草丛挡住了他的视线！

怎么办？

牧野静风想了想，便将头低下，以耳朵紧贴于地面，他要借声音来分辨对方是否行动了。

细草拂在他的脸上，痒痒的难受。

倏地，有脚步声传入他的耳中，而且颇响！

牧野静风吃惊不小！一时不明白黑衣人怎么会发出这么响的脚步声，如此一来，他的行踪还能不暴露？

但很快他便明白过来，这一阵子脚步声并不是来自前方，而是来自身后，且他还听出这是两个人的脚步声。

怎么办？自己如此躺卧于地面，行踪会不会被发现？

但事已至此，牧野静风只能静观其变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正是朝着牧野静风这边来的，脚步声沉重而缓慢，想象得出这两人目前还没有察觉出什么。

但牧野静风就躺在路边，当他们两个人走过这里，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牧野静风，那样一来，牧野静风自然再也无法跟踪黑衣人了。

蓦地，牧野静风的手触动了草丛中的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块，心中一动，赶紧暗扣于手心，略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手势，然后内力一吐，手中石块闪出一道弧线飞向西侧十丈之处！

石块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其速度极慢，慢得不可思议，以至于竟不曾有破空之声响起，悄无声息的石块飞